

視 推 介

拼貼想像

Chila Kumari Burman 個展

這場展覽將展出英國著名印裔藝術家 Chila Kumari Burman 的最新作品。繼今年九月 Burman 在新加坡舉行個展後，是次香港的展覽將展出 13 張她以寶石、水鑽及水晶於畫布及紙張上人手裝飾的獨一無二的版畫及攝影作品，以及以印度女性的傳統人工疍和貼紙組合而成的複雜精細的混合媒體作品。



時間：11月19日至12月23日  
地點：Blindspot Gallery (中環鴨巴甸街24至26號A)  
查詢：2517 6238

《厚肉蘑菇》

Ophelia Kwong & Man Tin 作品展

展覽是由兩位本地藝術家合力製作。兩人在作品上有共同的興趣，他們對「蘑菇」的共同喜愛引發了創作靈感，並帶出幽默。Ophelia Kwong 近期作品在探索蘑菇的形態、象徵性及其帶有詩意和神秘的本質。她的有些作品展示了蘑菇含蓄的肉體意識與如何利用擬人化去反映某種人性。而 Man Tin 展示了自創的角色「Meaty」，他用有趣及諷刺的方式去表達對社會問題的批評。

時間：11月19日、20日、26日及27日 下午1時至7時  
地點：Unit Gallery (石硤尾白田街30號 賽馬會創意藝術中心(JCCAC) 6樓 619室)  
查詢：9453 1626



「我們你們他們」陳佩玲個展

「我們你們他們」為陳氏首個個人作品展，創作的概念來自日常生活的體驗與想像。她利用作品表達自身、城市及自然三者的關係。而她更相信透過生活中的小節，可以看到不同的社區現象，體驗街道文化，感受多元生活，體驗一個城市最原始的核心元素。

時間：11月15日至25日 上午12時至晚上10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地點：陳麗玲畫廊 (中環下亞厘畢道2號藝穗會)  
查詢：2521 7251



# 繪畫，是追尋平靜的一種方式

海上畫家黃勇生於70年代，近十年的創作生涯，從最初的文革題材到畫備受爭議的領袖、明星，再到畫中國山水以及最近的佛像，他並未將自己捆綁於「波普藝術家」的名銜之下，而是將波普藝術力求表現自我的精神融會貫通進了自己的創作中。作為中國內地具有代表性的以波普創作聞名的藝術家，黃勇畫了大量的大眾形象，但他在畫這些形象時卻又在畫面中留下了獨特的個人烙印。他的作品，樸素而直白，以自己所熟悉的種種符號，記錄着個人的情感體驗。而他最新的創作方向，則愈加趨於平靜，他的選材與呈現，轉為吸收了更多的傳統中國式元素，而畫面之下所隱藏的更大變化，是令心靈恢復平靜，在時間的消逝中，為內心保留下最心平氣和的追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記憶——印象》是黃勇在香港的第三次個展，前兩次分別在2007與2009年舉行。以兩年為一個時間段而計，他的技法與畫面本身變化並不大，但按他的話說即是，創作的心境已截然不同。他說：「當初首度來港時，出乎意料之外地，居然有那麼多觀眾喜愛我的作品。」如果說和當時相比，他作畫的最大不同是：「心越來越靜，看待事物越來越寬容，已不再只關注畫的本身，而將繪畫視為引導我的一種平和的生活方式。」

這次畫展中大多數作品的主题，仍是對於黃勇早期脈絡的延續——表現一種



他個人所體驗到的流逝感。他引用《金剛經》中的句子：「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他強調自己所畫的，是一種印象、一種感覺。就如同他之前創作過大量文革題材的作品，他渴望表現那個曾經狂熱而光彩奪目的時代，而那個時代的偉人毛澤東更像是他心目中的精神圖騰。生於70年代末的黃勇，對於充滿激情的歷史，有着從支離破碎殘存符號中提煉出屬於自己的想像的熱情。他說：「對比當下社會的離散，我願意緬懷那種逝去的情緒。」

一般人大多認為波普是對圖像的消

費，但黃勇本人卻並未將自己定義為波普藝術家。「其實我並不是用那麼時髦的方式使用圖像，這次的畫展尤其會更轉向傳統藝術圖像。」他已有近七、八年在用大家所熟知的方式作畫，他說：「繪畫曾經從愛好開始，後來成為職業，但現在我發現，也許它什麼都不是。」他對生命有着和畫家高更一樣的困惑，而在他看來，人生有不盡困惑，繪畫則正是解開自己終極困惑的法門。

許多朋友會說他作畫的主题單調，他也承認自己創作時是極為煩躁的、是接近自虐地在與耐心較量。轉變卻也恰恰藉此體現，他說自己現在變得越來越安靜。「我用繪畫中的『靜』把持、觀照自己。而其實我畫任何題材又都一樣，都是為了讓自己進入『靜』的狀態。」「靜」亦是他用以消解當初選擇使用大量西方圖像的一種方式。

### 冷靜而理性的作畫者

黃勇稱自己的作畫方式「冷靜」而「理性」，他所選取的從來都不是感性十足去表現自己的方式，因為他相信繪畫其實需要一些理由。他想法以作品表達自己對存在的各種事物的理解。「各種事物都要消逝，一切都會慢慢陳舊。」而繪畫則是他個人的夢幻記號。

過去曾集中創作一批文革主题的繪畫的他，卻並非希望將自己不曾經歷的文革記憶定格，而是想將已發生的事件作為標本般放置、保存。那個年代於黃勇而言，更像是一種遙遠而神聖的民族支撐力，曾經真切存在過，卻又早已真切逝去。他說：「我其實是以一種懷念式的態度對待過去的事，那個消逝的時代中的某些精神，恰恰是當代所缺失的。」他常感到奇怪，短短30年，這個國家可以從一個極端發展轉化至另一個極端。「我不去評價其中的好與壞，我只是以個



《國歌》



《Made in China》

人心境去做出理解。雖然也許會有點悲觀。」

他希望大家能感受這種源自個人的理解，儘管不能指望每個人都讀懂，卻希望每個人讀他畫中想表達的意念時，又都會自有答案。這便是為何畫展的名字是：記憶——印象。藝術家所畫的，不過是自己內心認為重要的東西，那是一種印象，一種值得懷念的事物所連帶的時間感，甚至是一種虛無縹緲的懷念。但因為存在，所以印象不滅，記憶不止。



《師承中國之一》

### 《記憶——印象》黃勇個展

時間：11月1日至30日 上午10時至晚上7時 (星期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地點：世界畫廊 (香港中環都爹利街11號律敦治大廈108室)  
查詢：2525 0529



《切·格瓦拉》

### 《Flying Angels》



術聯展中的作品，多數是對社會弊病的反思，延續了傳統的藝術主題對社會生活的思考。但是，對傳統社會話語的新詮釋，則使得參觀者能夠對周遭的現實有着更為深切的體會、鑒察與深思。對文明異化的批判已經不再是成年人的專利，也不再是嚴肅的情感驅使，而是透過對卡通、童真的描摹來駕馭靈魂靈動於人生的一種筆鋒。毫無疑問，冰冷的童真是童真，批判的是異化的源頭。童真之中，不免有一分警醒，明悉這道理，這也許是藝術家們最為熱忱的期待。

### 《Bed Time Story Teller》

## 藝 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 童真中的警醒

對現實的反思，情感的角色中似乎不可缺少童真。最近在尖沙咀舉行的《夢幻島》藝術聯展，將「千島之國」印尼的繪畫藝術帶來香港。每一幅作品的主题，似乎都有一種難以名狀的厚重感，但是色彩和線條的比配，卻又多了許多的童真。從而提供了另一種反思社會議題的方法論。

是次參展的作品，將夢幻的概念進行了新的書寫。夢幻已不僅僅是素材選取與意象上的深奧，而是將顯而易見的日常元素進行新的組合，從而達至抽象的效果。此類藝術手法，不單單拉近了人與藝術的距離，也將藝術的表達和描寫兩大使命合二為一，從而能夠令人發掘出作品背後的生活意境與想像。

一幅名為「The Dangerous Hands」的作品，將最不可能同時共存的兩個意象疊加在一起——紋身與嬰孩。六個嬰孩，每個人的身體上都有龍的圖騰，雙臂在地面和空中尋找的是一種成年後的人性蛻化。整幅畫的色調是淡黃與金黃的混合。若以更深奧的悲情來看，金黃本該是生命旺盛、朝氣蓬勃的象徵。但是，淡黃色的夕陽感，則將這種童真童趣的朝氣決然毀滅，令之冰冷、壓抑而沉重。這幅畫透過對嬰孩的「極端」描繪，試圖喚起成年人對自我社會責任的自覺，對公共生活的介入。

對「速食文明」的批判自然也是本次展覽的一個亮點。一幅名為「having lunch while waiting for you in mushroom field」的畫，就是屬於這一主题。這件作品相較於「The Dangerous Hands」，更加有着卡通、戲謔與幽默的特點。畫面中的動物，或許是因為覓到了食，個個表情都很燦爛，大堆的食物環繞於動物們的四周。當它們開始大口進食之時，它們並沒有意識到：它們吃的根本不是食物，而是自己的身體——因為食物與身體糾纏在一起，或者這些食物本來就是它們身體的一部分。可見，「速食文化」的危害就是在嘻嘻哈哈中毀滅了人類的智慧與道德。

整體來看，《夢幻島》藝

